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十七

性情類

總目

四德

元 善之長春仁　亨 嘉之會夏禮　利 義之和秋義　貞 事之幹冬智 見易乾文言

周 北冬　直 東春　蒙 南夏　首 西秋　宜 北

四端

惻隱之心仁之端　羞惡之心義之端

辭讓之心禮之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

五常

仁 木春　義 金秋　禮 火夏　智 水冬　信 土季夏

出漢書出中庸註信水知土出白虎日五性出一攪注見仁義礼智信為五常

五事

貌木恭肅　言金從乂　視火明哲　聽水聰謀　思土睿聖

出書洪範　蔡子曰貌土言金視木聽水思火蔡氏云貌水言火聽木視金思

四維

禮　義　廉　恥　出管子

六德

知　仁　聖　義　忠　和　出周礼大司徒鄉三物一日六德

四教

文　忠　行　信　出論語子以四教

六行

孝 友 睦 婣 任 恤 出周禮大司徒鄉三物二曰六行

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出洪範 剛柔正直三德之從曰三德

至德以為道本 敏德以為行本 孝德以知逆惡 出師氏周禮以三德教國子

義以生財 祥以事神 仁以保民 出周語富辰曰明王不失此三德

忠信 調和 均辨 出荀子三德者誠乎上

三行

孝行以親父母 友行以尊賢良 順行以事師長 出周禮師氏教三行

三達德

知 仁 勇 出中庸

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出論語君子道者三

九德

寬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亂而敬　擾而毅

直而溫　簡而廉　剛而塞　彊而義

皋陶謨亦行九德止九字人之性[illegible]九字以彰厥其德明其德之下備三德有家六德有邦九德之句有共三有共六也

堯四德

欽　明　文　思　出堯典欽之一字此書中開卷第一義

文王九德

心能制義曰度　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　出左傳

九思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温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見得思義　論語君子有九思

三思

少思學　老思教　有思施　荀子云　子曰君子有三思

四勿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勿者禁止之辭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礼爲仁請問其目子曰云云伊川先生作箴

四無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子絶四毋又作無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慈湖楊先生有絶記

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論語君子有三畏和靜伊先生一室名

為仁五者
恭　寬　信　敏　惠　出論語

四教
勤　儉　恭　恕　出文中子帝制篇以四教

三有
慈　儉　不敢為天下先　出老子三寶文中子有三

七情
喜　怒　哀　懼　愛　惡　欲　出礼運

六情
喜　怒　哀　樂　愛　惡　出白虎通六情

六志

好 惡 喜 怒 哀 樂　出左傳子大叔云六志

好北方貪狼申子　惡南方廉貞寅午　怒東方陰賊亥卯　喜西方寬大巳酉

樂上方姦邪辰未　哀下方公正戌丑　出漢翼奉封六情

三子言性

孟子言人性善　荀子言人性惡

楊子言人性善惡混

性三品

上焉善　中焉可　下焉惡　出韓文公原情

夫子五德

溫 良 恭 儉 讓　出論語註夫子行此五者

三知

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　困而知之　中庸論語困而學之

知禮　知命　知言　出論語

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　出中庸注三知

三近

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

五本

柔以仁　誠以信　富貴無敢以驕人　恭以敬

寬以靜　說苑

信　德　孝　悌　讓　晉王祥訓子孫五者立身之本

五守

聰明廣智守以愚　多聞博辯守以儉
武功勇毅守以畏　富貴廣大守以狹
德施天下守以讓　守此五者所以守天下也

四教

禁於未發之謂豫　當其可之謂時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相觀而善之謂摩　學記大學之法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興　道　諷　誦　言、語　出周礼大司樂語教國子

四德

忠則順天　孝則生福　勤則業進　儉則心逸　出易乾文言
孝德之始　弟德之序　信德之厚　忠則德之正　出戴大礼孔子言孝乎天四

養生四印

忍 默 平 直 出黃魯直詩

曲禮四箴

敖不可長 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 張文定公方平以曲礼四句為箴

四持

持容 持忍 持默 持謙 崔鶚德作四持銘

三善

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見人有善若己有之

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

四易

簡而易用 要而易守 炳而易易 法而易言 楊子君之道有四易

七無

無諂貴　無財怨　無事怨　無苟訛　無伐善

無棄人　無蓄憾　出文山于德輝記辭敘

大學三綱領

明明德　新民　止於至善　大學之書有三者大學之綱領

八條目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八者大學之條目

五德

聰明睿智 [illegible]　寬裕溫柔 仁　發強剛毅

齊莊中正 禮　文理密察 知　出中庸句五者之德

一讀四益

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　出藝文志易　一謙而四益

行有三

安仁　利仁　強仁　出表記

六謙德

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

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　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

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哲　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益

出韓詩外傳此六者皆謙德也

性分善惡

善曰元 善之長也　曰類 善也勤私無私曰善　曰穀 善也音谷　曰淑 善也　曰混 混大而恢可為善也不可為惡

曰嫈呼莖切善也　曰伶才也善也　曰賢才也善也　曰臧善也　曰炅善也　曰媺音眉善也　曰重善也
曰綝音深善也　曰烋善也　曰价善也　曰進善也　曰淑音叔善也　曰懿善也　曰者善也　曰祥善也

惡

曰兇侵惡也　曰凶惡也駁也　曰儜惡也　曰戾惡也　曰否惡也　曰悍惡也
曰狼凶惡也　曰厲記正焉惡曰　曰苦苦惡之　曰獷獷相惡貌也　曰奸姦惡也　曰麤音粗惡也
曰騃惡也　曰彻惡也　曰懸許委切惡也　曰悜惡也　曰衃惡也　曰怪惡也

廣志人性卷之二十

人性

性　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人因五方之風山川之氣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故於文心生為性廣韻行性情韻天理在人曰性董仲舒曰質樸之謂性又曰性者生之質全性或作生周禮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為性又路隸注不生亂

論性情体用之義

仁義禮知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生云云則即所謂生之性又曰有生之理具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無偏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程子所謂陽氣發動不當以是爲性而義之名則是其發之未時故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注見之端也自不同耳

論性情一物之義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无不統故惻隱无不用此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不統則能有不通則體大用小用體圓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而且得爲未許下是乃所以羞惡之心皆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論孟子性善之義

孟子所謂性善皆以其本然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已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言善皆是理之精微無不到而名始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仁義禮智信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情之與理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自此貫之初未嘗有知者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喜怒哀樂未發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孟子論

論天地即我之性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遂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天地為主則主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

雖曰死而不忘然非有我之得私為

論形色天性之義

集註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曰充人之形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但衆人有是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唯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

道

說文所行道也道蹊者作道也徐曰道者蹈也人所蹈也在道衷術也之徑直道者也信之於道文辵首為道辵者乍行乍止也首始也又韻會理也衆皆妙道也

程子曰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曰天之自然則謂之天道又曰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曰見生理可以知道曰繫辭云形於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道謂陽亦默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然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曰道即是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曰書言天敍天秩[illegible]

聖人脩而行之所謂道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先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
子而父子所親即君臣而君臣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
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
有間非天地之全也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已如百尺
木自根本枝榦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全要安排引入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曰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感諸形如使槁木必使心
如死灰豈有敬牆壁木石而謂之道非貴乎知其之也萬物而不遺之幾將要如死灰所
貴乎動容周旋中禮人與要槁木論心術如孟子也只為必有是為將要令既槁木死
灰則於何處有事曰誠深子本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予曰學者宗貴
也曰彼亦是其事好而為之不知道之當為故...之也曰僻道无其偏曰所先其只是假
乎無無敢則是其實其敢皆之尚有有其八必曰是者為一其非者為偶不亦顯然而明
乎曰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曰人知道為自然
而未識自然之為體爾天地之道無非自虛而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
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
常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曰太虛者自然
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曰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謂之道不能安
分謂之非道顯諸天地鬼神主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可得
而見是藏
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体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

至人之道無精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

吾道甚于明白須是道無內外無忌處方得

五峯胡氏曰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曰道者体用之總名仁其体義其用合体與用斯為道矣曰見得為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發焉之者也天以用于萬物道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曰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詎知無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

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也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味寒而求衣不過乎絲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誑誕詭怪可以駭人耳目

昔而爭之是猶執裘切身者不知故來擇而之為長而必期乎終其身齊之本為求
之難得事之難終亦必亡矣

朱子曰

道道體若、無方曰聖人之道如飲食酒飲曰生人之道有高遠者有平實者曰合內外平物
我此身道之大端且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曰道之常存切非人所能予只是此箇自是一定
一旦常今在不滅之物雖該人作索紀皆滅也下得曰萬象森然理道全體渾然具也曰天道
下人往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化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合仁義與亦無以立人之道矣
然而仁莫大於父子長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曰道天下只
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見未發皆其性也亦無二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耶夫
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之不窮以此可以体驗經綸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
之間而寄焉曰理者則然也存者存此而已不若求之而已曰問程伊川如何是道伊川
曰行處是道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今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何嘗有高遠之
說曰明道之說因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
無是此說猶可立說道無真假則謬矣曰正緣謬道無真假所以從事混者久當自見然亦須是
盡心存意積其功方無疑有詩曰道是道名理是細目道則較大些說人可共由之路理各
有條理界辨因李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
千億万年行之人知其常當矣曰問道与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
木理相似曰事固如此却似一般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也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
待人去安排引入來如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一个所當行者亦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箇

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只一箇事便只是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而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曰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慈子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曰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總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特若但以當行之路荅之則因復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沒實矣且今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符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森羅者也是皆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事物物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道是伊川見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而形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離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道理如此今人不將物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曰問形而下上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者也曰道須合理與氣看理是[illegible]

形氣有則此理無安頓處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則道也道箇在人皆指待指器為道固道固不得離器然亦不得便指器為道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曰道即理也以人之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曰經書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疊疊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許多話一箇聖人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道理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書中周公所說只說文武之盡德亦只是這箇便若祭封之所言亦只是這一箇道理若後世說得異於古人道自異了惟其異不得所以只是這箇道理通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敬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謂都德也是所以循此道而成之之德亦所以循此道而成命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便即便循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德他不識分作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共公是這一箇不著人上身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曰道不須別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使我恍然看見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間道理德他是他不是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曰道兼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之曰道體用雖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口開況現天地日

注只云實注看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此即前所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說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曰向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事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的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曰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此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動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是則用也曰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個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用皆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槩庵李氏曰

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形曰道一而已修身為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自是道也曰或問如何道曰世所斈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來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斈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

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所虧
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嘗不是也已嘗不是處之則與道違則與道爲公
天下之理非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本其可即是道
益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是
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
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
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

大道非寄天以爲高非依地以爲厚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如此而不離於天
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

然後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
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氣既具而欲不能不牽於動情流而好惡無節而心以形役志
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雖一之不可離者猶亡矣其寔爲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
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闡二儀肇分仁義皆具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
而教行爲國之願之事驗之從人之理即人事之天當然發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
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出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于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

象於天不可已也曰三才之理立動化之運行自一日之至不息然今自一息之主於不可離也
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受天
地贊化育更易迭興亦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亦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
許多藏名之傳其詳可指也春秋戰國以來異端並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說蓋
遊猶皇不知聖帝明王皇功辯請之可求哉循人欲之私而棄天理之正帝王修幹
以張彼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希乎道者知此庶乎道
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敢違可貴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貴
賤不同夫常古今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曰或問尋在匡山時聞龍衍暫言道要三節者亦要如
洒掃應對之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
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是粗所以然者是精看此段道之理以三節分之說道之不可以精
也道求當於例文伯豐說是亦未文公常謂心之虛靈妙衆理而宰萬事也此乃精中之精
粗中之粗精中之粗山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曾之言未為不然今試看
少先生曰賈人之道性以道對器則體行可見道對器則形可以已用鬼神屈伸即精粗之神精是也
之何皆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精言歸而言之耶既不是伯豐之作例不精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
之精中之粗八字從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只以理說為粗以禮為精後一段則知又
說道用此理者也當從古之說而入於之義只在目前大可探求哉

北溪陳氏曰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
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所謂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概須是就
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剗然有個道
理如此其根原來歷都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

登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然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
體論也只是積氣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就理不成只定在這裏
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有便個脈絡便是物所通行之道此就是造化推原其所
從始如此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理便自然有個當
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此所以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行之理古
今所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又曰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
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
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
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
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此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費隱云
者只是發明為人說所謂活潑潑三者只是直指此道理在前面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
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云爾都是見得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曰易說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說是就造
化根源上論人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
又就人事上論聖賢與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源
處中庸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
緒中磨鍊當來各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個當然之理且是要實見得是見當然之
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
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個當然恰好道
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
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

無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流行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

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也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

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馳

去窮寞求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曰道非是外物事有個空虛

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

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離君臣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

父子上看不成離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

即朋友在所信而亦外非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信也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

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有道即器中之理器中既有形道即因而難分開不得先聖

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只言形者器亦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正言上者謂之道

下者謂之氣却成二片矣曰道只是當行之理天下事事物物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

不各有當行底道理何曾一般走得待他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

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行之謂也大底之一起要非是路不是路便是荊棘奪人之

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條大路不得後學求道只離此上看不用窮高、遠、探索深

達如此為道嘗曰

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无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

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

者天地以形体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体皆形而下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灯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者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体即有性情之理精粗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已

雙峯饒氏曰

道者天下當行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人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若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盡性至命聖遠之不可到也出雙峯饒氏之

理 説文治玉也至從里与條曰物之然理性上最密故從玉治玉治民皆曰理其有條理也又治獄官曰理

程子曰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也曰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曰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己則喜自私、則萬殊豈其難一也曰適特見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曰所以謂萬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

之謂虛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曰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曰天理云云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俱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曰不動固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曰視聽思慮動作天者也人但於其中也要識得真與妄耳曰天理自然之理也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曰現天理亦須就那意思間體得必有便可見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曰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曰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作知道者孰能識之見程子說

張子曰 所謂天理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与天為一与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所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与天地不相似矣然理上怎安得個字費曰与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諸見上蔡謝氏言

朱子曰

萬物各具一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
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
理之流行也曰問万理粲然还同不同曰理只是這個道理則同其間不同君臣有君臣
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曰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
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曰理只是一個理理舉著全无
欠缺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上言着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
忠信則都在忠信上言只爲只是這個道理自然血脉貫通曰理有是條理有文路
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
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是　看理了行曰只是這個道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
四段者意其爲仁義禮智曰如理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個竹籃子相似指其上
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是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慣是
一般理有心存便得許多理曰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曰至微之理
至著之事以一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
下者指物事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見即事即物便要見
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個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爲人君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
不分曉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
可不也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寓於至有
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是理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所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
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不難之也曰問性即理如何物物皆
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

底說便有所說道理書可便有書可道理下之謂下天上之金之從乎下之由直
出之條緒一一整齊有理有性人所則之又著須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劃做木用把木
路做金用便無此理曰天理然渾然謂之性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所
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有一個條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見端緒不可以理
名是謂以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
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
便是天理之目也段曰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
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之蓋
在中有是理然後能行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也此能然處也
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
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天下之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則
合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
是也一於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當
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
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
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則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
則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
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也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
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
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
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

切在人道有力為所以為大學章句或問論雖事事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
意既則其余自可類推矣此書甚合大學本一便看所以然一句便未看得上意須
所當然自直無妄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曰問程子云視聽思動作皆天
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真是於所發處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
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發而出乎無作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妄者却是
天乎天理着也雖是妄亦非無天理只是發得不當他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
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一固无以異只是所他頭不是恰如善固
性也惡而不可不謂之性之意曰天地萬物之理无獨有對是物也理安得
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一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
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之當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
有陰皆是對言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
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個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是真
个是在其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是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
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無不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擺對了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水火木有是方所却無方所亦
對待過一云四物皆其土故也明此謂善不與惡對惡是極善如仁無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
相對覺說得天下无都无对没個是處曰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
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否日日是他合下如此曰便
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
有內有外又有各自為對雖說一個又必有對然獨中又有自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
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二二道對
器也曰天下之物未當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

有動必有靜然人行之是固道理如人仁人生之是道之行得亦是道之聚處如口中之言達則為道形為實曰參伍之道云理有流行有行行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推先有分有事通之本體謂以為道皆非著其說

東萊呂氏曰 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一本常先

勉齋黃氏曰 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精於神精於氣精於形則一定事膜中吸臥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之性情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在義為理何如

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之何問道書云天地生物多是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是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有欠他底道理

北溪陳氏曰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在此則便有時廢了性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當然雖更亂離變故然有不可得而殄滅者曰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為我所有者曰道與性大概只是一件物然為二字亦須又分別道就是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有確然不易底

意謂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理見只是事物上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差亦無不及處如為君止於仁、便是為君當然之理為臣止於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慈便是事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不過只是窮那合做那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如何

曹考許氏曰便是以一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前後曰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之生知其誠有事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知成果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停立而周行精實於內義見於外則為微隱為顯無內無外自不容已物之之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去于許謂非人者無止理句以其義數或曰事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以寓謂史傳事實之字旨已往粗迹但看中亦有至在聖人視轉運便知這事或見得天乎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耳雖淺近事物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將聖人功用之妙以觀萬事之理可以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

理之在人心者然亦之在吾身者亦不謂足之謂有而理之發見循原泉之
初出身者實者其放縱得是乎其所吉而亦常清矣曰凡天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
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義猶影
影之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立之實也至微而至察有旁通而取其義不一而
足者是以吾心之
事必精義而入神

德 說文升也從彳悳聲徐曰內得於心外得之曰德廣韻德行禮韻道德宋子曰躬行有
德之謂德又見也惪通作德也又曰特征第也三者蓋德在人身只一個中和純淑德曰

程子曰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曰德立而百善從之曰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
之成其可見者行也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從容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得者得天天地而同
之既有諸己所以異非中理曰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地未散盡人心莫不有知
性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曰全體論天地德只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汙
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少有汙壞即當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致物皆是小德敦會處便是大德曰當責之得不待天
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曰循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常循之善配立善德

龜山楊氏曰 仁義足乎己斯之謂德

上蔡謝氏曰 德可以易言形動容周旋中禮大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其天下之至善止曰有
德為天下之大患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德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 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其必大如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有固守之而勿失耳曰好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積累得寸守寸得尺守又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特張說得字未是只是道道理固然須是去在己決是欲得如此如方德處然尚未能事君親從兄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個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從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曰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行是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物事曰問釋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道盡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得字是道行上下說卻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通仁義上說是虛位也他只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有凶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知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曰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得這道故君主於仁臣主於敬可與說德不可與說道

東萊呂氏曰 至德以道為本至德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渾淪精粗本末無內外無先下手處以至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得依氏曰今人不識得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德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道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 曰道者泛言道理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則行是道而實得於心仁之渾全而無少虧缺之德全體不累仁在一斯可性

北溪陳氏曰德只是得之於己古今說德者多就二字實在德上說就中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謂

以達德言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本來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行日道是

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

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弟是學德之事是做人

到工夫已到處論乃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

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曰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之實然天德者為天德其直

流行賦予萬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之謂天德其所為純粹

天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者以其體而言才以其用言者著於用者也全

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如謂之才即可謂諸德德全則才亦在其中矣中庸論天下至聖謂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

足以有別也此五者之德人或能其一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為至聖人未指其大德言德之分小大而實於通用

餘姚趙謙編集造化經圖說論性

道之大原出於天化之五行成乎地集五行之秀以成形而載夫道者則存乎人焉合夫天地且

古今而自然不易者理也塞天地之間塞乘而變化不息者氣也人之所以為人而可以參天地者以其理之極而最靈

蓋是理也在天則為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五性其氣也在天則為春夏秋冬之時在

地則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猶信之配四德者以信麗乎四德亦如土之寄旺四季也元亨利貞天之性也在

哉天之道也以元而生以亨而長以利而收以貞而藏天之心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illegible]

之情也以仁而愛以禮而恭以義而宜以智而知人之心也天地之[illegible]

心其可以不知所以學乎是以立言哉、學天立極揭乎傳授之蘊此心發乎聖賢之心合於聖賢之心者

心得其本則以性御情而立宗百行由此而立故天地位而萬物育心失其本則以情滅性而失常百行由此而失

而豐故天主宰萬物夫所此心之所主不亦重乎學者反躬省察念慮萌動而使道心常為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故然不動之時當乎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夫然後知天地合德者曾

自然之天也天者自太虛之中有太極自然之理而立者不息流行而賦乎萬物者曰天命人物所稟而有者

曰天性主宰者曰天帝以功用者曰天神存於心者曰天德日用事物當行者曰天道本者天道德皆四者曰

天位得天者天下者曰天子行天道諸侯者曰天王申明號令者曰天吏建事赴工者曰天工秩然有序

者曰天倫等殺者曰天爵賞刑罰者曰天討刑罰底滯征伐者曰天討分限節度者曰天敘秩之

道者曰天民自然生辰者曰天物自然可貴者曰天爵自然消長者曰天時自然所得者曰天祿自然

底稟者曰天才自然收拾者曰天陰自然消長者曰天職五事當然者曰天職事自立者曰天祿命者為天子

者未達此理即乎下不從其然不至死於者而不知有自然之天也吾知郭本作如此即天主宰天

慕而主宰神明故曰天君此所以獨存於心之說者此心既明則道德性命之理人倫事物之當行其宜知

此理之所宜則於天之有象乎上者較然天而天地之二十九千五百年之數渾然至虛小而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

之運行其運逆而九十六者有半之天行之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所明而禮樂文物山而鬼神情狀有於

此為推乎吾累世先賢之緒言而為此圖交合神道以曰祖從其間曰工夫當從何始乎曰宜

欲以其所心理此以明其理詞意以至聖賢書以論其誠至聖賢之域不難判仲建曰題請

銘諸心此下郭本有許事斯首一目遂書以貽之

充翰揆此為發明之天即天地自然之旨意斯為首也朱子既其之見而今之為學者天命達所謂

孝者先生既說之余作從化經綸而以示我人於後知和為之神其也今之一為其教於家程處

傳作能以自題于銘曰其為之則後將為學其於前語君臂式祖相曾國天所得正直明

道功利不計從化紀綸復然然非苟失作者而以度其秘護於孫分曰理與禁難三才乘於天象

性聞未獲功大而其題斯人執之所可與為後今季壽以其學之庶幾

造化經綸之圖

天向中分造化

人於心上起經綸

理　天　道　氣

氣　之　理

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

心志誦養此，此存則彼亡，此虛則彼明，明之至者知天命

日廣志卷之十八

仁

仁說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元亨利貞天地之心德是天之德亦人之所得以為之心未發之前是以无所不統此情全則足乎四者四德具焉而非所謂之定之理一人之体也已發之際貴溥貫徹無所不通惻隱貫乎四端：者為而非所謂之情定之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体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体惻隱是用公者所以体仁猶言克己復禮謂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弟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智之事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生之謂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无以見天地又曰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体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至不有諸己則其手足天地万物豈得相去千里而也哉曰自古不會有人識仁字之義須是道他分別出五常者只是無体卻只有四也且辟之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曰此在諸八卦易之大義所言最難見然之体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為愛人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之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為仁則不可曰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无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曰覺物於體中有存春意切諦最可体仁者須觀雖此可以見仁者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曰公而已人体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

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曰仁之一肢痿不知痛痒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曰天下歸仁何也不仁者皆不仁去不仁則仁存本者我得仁焉實有諸己只要義載知求經義皆載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曰堯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也之患心已患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皆有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不愛之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皆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者仁之用曰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之方也若正可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親切莫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曰孚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孚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動於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体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曰問一日静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虛平也須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之將是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 祁寬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寬因取論語中說仁事類聚之以觀其說以見伊川請益曰是以仁推公可見之伊川以思之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小人能至公便仁者寬嘗問李於伊川云學者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對之之云入處曰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云得因曰某謂仁者公而伊川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善見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

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人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潛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无貫幽明无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无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仁與人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朱子曰

天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以心之德雖其說貫通无所不備然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益天地之德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元无不通其運

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之情而惻隱之心無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者也吾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人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人所云弊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深潛之味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其為

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无所不貫此仁義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
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曰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義禮智既識這箇便見
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木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
底意思便是夫所以程子看雞雛可以現仁爲夫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這道夫曰
如先生之言正程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見天地生万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見之便見曰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言謂者是
德樣者只之德愛之理於言本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曰仁者愛之理是根愛是苗仁之
愛如穗之辭皆之發愛是那滋味曰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做德又且是愛謂之心之德卻
是愛之本柄曰心之理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
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
也仁者愛之理愛只是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只是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
理便是性發便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无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心之性乃仁也生之性
便是愛之理曰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仁之義
亦可但恐不曾上下透說不仁自是個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長間
長成方始稍堅硬秋則結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個谷裏有個生意
萌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元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
自是有個收斂底意思或問仁者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
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
非且如春之生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藏亦是生者成
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斷其根則生者甚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甚須及十
分收而藏之則生者以息矣只此手種之又復生曰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

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恕是仁之施，愛是恕之所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
只是自是要合不着。恕是推己。又問：莫非推己邪？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
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是，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
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
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且推箇甚底？如開溝相似
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開著便有水？若不開溝，雖
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也水，開之者恕也，又開者不是理，其愛以及物，微有此處也
元可得及物否？曰：不是元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曰：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
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若愛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
就事說。推己為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信他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
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先生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
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表那愛去，如一桶水，愛如水，恕是分表此水，各處一杓，故
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是從己發移動，全不得道處理有孔盡如
此下自有物請人便不動，便不移。方者，昔者盡己之謂忠，及物之謂恕，伊川言及物者可
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但當細看。曰：上蔡知覺言仁，知覺
得那痛事發，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
覺得這個方是仁，喚著便應，抉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覺得那裏是痛這
方是流注在理上，喚著不應，抉著不痛，這個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著痛
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著三截看：那不關痛痒底是不仁，只覺得痛
痒，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曰：先問謝上蔡以
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
仁。若但知得痛痒，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痹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

不仁不是固是不仁然便謂知覺是仁則不可曰開程門以知覺言仁者甚衆既不可
取何也曰仁無覺不得上蔡之語不免有微仁把見伊川言情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
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
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
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些只指
在仁邊仁是知底意思須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曰答張敬夫書曰謂廣
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

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

仁之為說雖其原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
貫通則無分寸之膚覺也故以此公言之語形容仁體最切學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
只是明德其用故曰仁者愛之理更親切也夫其可以與天地為一體也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
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得其本則末隨之而愛之理存乎性
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公發之源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
為妙也

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

曰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
一而虛者所以虛字子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字只是無欲渠便將這個來做道體故虛可喜而言卻不得形而上者

二程先生之前者全不知有仁字

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弊曰其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illegible]弊百端於克禮之實不但其弊也忽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為愈也某切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弊矣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弊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意思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得見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了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矣

南軒張氏曰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仁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

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先生云未發時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個物事在四個物裏面這包字如四個物都合在一個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

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工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無愛故仁乃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曰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包[illegible]

万善於此焉大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曰至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說上起接处間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曰將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万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万物為一謂與万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此意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有克己須與物合為一体方為仁認得仁都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待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常於事不與物對待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踈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同然八方如何得皆在闥之内此不過只是想像個仁體大抵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為學夫問求孔門傳授心法未肯其他門人又淺皆无有得親切者

西山真氏曰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則仁不可以一字訓義訓宜理訓理又訓養智訓知皆可以字名其義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仁訓人至孫仁之道大包含貫万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能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即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我朝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仁之體心之德名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人以体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義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孺子之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於矜孤恤寡惻怛慈祥是憐愛之謂也其中隱有一箇

言未見夫子之如此全之一言以盡其中有一言以盡仁之為心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
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者謂夫仁之愛之之理何也蓋究此身
之主而兵理則為於夫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首猶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
則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心之全德也然人之所以
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
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
功於學者豈淺淺可不深味之乎曰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言強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推為其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徧境自屬云亦夫恕之
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意錮私見既立人己異形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其
有志於仁者當知夫公然之理與吾身生莫非同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乎其施
必得其所而其偏之者必方正而多賴卻自是以推將元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
也然學者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蓋曰天理義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心世之
君子斤斤論說孰不以乎物為公好惡心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勝者以利
為示利之者其本心之理盡正達之根本故大學丁寧於終篇
孟子既說於首章
聖賢況教為人未有先乎此者
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而推矣
端又自明義利云分始

魯齋許氏曰

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有不廣大安能愛敢
安能敬思容保無疆曰仁之元便包四德而言則并味所謂合之不漢難之未

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德也仁者人心所固有而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則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以元仁若天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元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仁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

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之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之拔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碎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亦奚取曰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生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名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由受乃有不壽豈餘人、如聖人之仁乃天地全德固未以全然祇俟三百歲後三千元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觀此理天下之人凡氣稟之溫和者資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厚重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狂暴殘忍偏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曰天東南西北地方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是元為序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與軀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為又物之春洞然無間其足為人之長矣不然夫豈一天心淪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其長之云

要語

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又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又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

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

皋陶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耳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以有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

樊遲問仁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自外而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為仁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仁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里仁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日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孔子曰人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餘姚趙撝謙論仁之所發有七曰孝曰公曰恕曰慈曰愛曰寬厚今增悌洪凡八類

孝 居則承親養志愛敬不忘沒則葬祭以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道依行 諸將為吉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吉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 少者懷之不殺其子

公 老老幼幼李其欽使物我不分爲達一體克伐怨欲不行 意必固我不立

愛 矜孤恤貧施力濟物

寬 納汙藏疾犯而不較

孝字類 要語事實俱在子道門下

厚 德必報怨不禁故舊不遺篤於親戚人失從人之

孝字解 說文孝者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承老也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之謂畜

公

八字解 説文公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厶音私韓非曰自營為厶背厶為公徐曰會意拔擧 邵氏曰指事公正無私也書韻通也又礼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注公猶共也

公老々幼々舉斯加彼物我不分旁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

意必固我不立

要語

毛詩退食自公

韓非曰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大學朱子云仁人至公無私好惡得其當而能絜矩者也

論語朱子注君子之心公而恕

孟子朱子注聖賢至公無我之心

論語公則說

公平正大

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出孟子注朱子言章子父子責善是至公則无私累於己至仁則不苟責於人

出孟子註朱子言謂周公之行於魯太公之行於齊

心公理得 出孟注故當凡事物能循理之義人無私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伊尹之心公天下為心 出孟子注朱子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云

孟子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不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滞若使胸中微有芥蒂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周子公己公人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為此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齊物者哉

性理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也許子曰古者□□□□□□□□□□□□是合人三公之神之心無私主□天地
一體矣則係天下皆其共利係天下皆然是使人自有公心皆道

道者天下之公

程子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者也

天下大公之道

朱子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以言其體天道也恕以言其用人道也以體用推度

天命大公至正

袁奇曰子當聽父母之命臣當聽君之命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又何苦而不
受命乎哉

吾道大公至正

許氏曰吾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全別故其為說大異
故云

臺諫以天下公議為主

劉氏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耳目聰明既不足以察天下之閑乃遣以耳目之任封
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職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在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

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無遁情其道必以公牘為主

事實八

遇事蹇蹇

馬正惠公知節自始以仕至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建議請其不直輒面訟之
真宗初頗甚怍然後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文記聞曰
真宗東封至欽若等奏事十數其一二其餘皆退之既退以己意奏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
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王文正遺事曰樞密馬知節嘗
知奏對於御前厲聲曰王欽若等請人劄子受賞官家為公進見王文正公詞色而擬黜
諸語公曰諸事
上面議論如此知節異歎以為必實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文之馬公甚直權
公力保護於上前

臨事不回

寇文忠公身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畏忌而卒罹讒逐范序曰從天下推之為正
人端仲之士何以為鋭進重

不見其黨與

韋杖公為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知其黨與偏私之迹云

擯私遠嫌

王魏公在樞府上欲罷某公己知罷後人告王文正公曰遭某大不安出欲一拔
置同年進士公大怒為曰拔相之任豈人臣之事[illegible]

以此私有干於人乃無陸白之累公不樂從上顧甚優之出與一甚官公曰甚
唯年未三十歲以登雅府太宗甚器之李有才望與之從相令當方面其足委度
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陸劍某公待從相告嘗於上前屢啟流涕曰旨非
陛下主張某安有此令上曰王旦知卿某遣公之言某公出謂人曰王同年甚哉非準
可測公覺之將某公不在都下後入朝召曰於上前哀莫敢恤父之公在相府抑
私邊塵甚哉如此

無私如此

王文正公曰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何陽乃抗者之諸公復白公泌欲一路
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答因奏於言上官泌向見監
左何陽然亦合人一代司會京東轉運使俄史事上言上問泌事性曰與轉運
使語公歸以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始終一節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一前近至曰王旦家抑者靜然當國日亦門庭清
肅呂文靖者府書肅簡公宗道初參預政事一夕入帳韋憲太后語之曰尔各歸其夫
王旦在政府多年始終一節
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恐有所干

王沂公嘗李學士榮祖薦尚書膳一日謂文王正公託薦薛有不字文已公嘗
韓信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呑白公曰薛郎未知思耳王薛皆李之婿
相辛而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過之無害若可行呑以何辭執政之太启
也哉乃歎曰非僕所知後李文請有所請

惟是均平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旧欵得青州沂公曰青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
青州沂公曰里早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恨一物失所致萬前令當來

不難公正之曰不使一物失所推是以平石奪一點之一物不失所以使一物失所其人態沮而已

以公忠使國家為事

龐籍款公為相事以公忠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声李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時行上任公辭之而戡退然以兩府公曰益事出於上思臣不敢與聞命不與書

持法守正

王曾為相秉制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等求恩官賜之救者不問雖親而無忠信能匡其事可指責之可絕之其大者則皆看為定令而其小人益怨誹為飛書以害公公之時書自請曰臣亡不能絳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忠而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威丙在位六年食稅除本皆有條理

非白清忠

王曾公恭德同僚八為天下退於公同約所退我何乃出金序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忠其救私而取上常賜尾白清忠二字屏於家

持正之名

明肅議政為身後之明創八以非進于道人后欲假為龍圖閣待制使王曾公言守正惟之會公公紀族使日前氏政君但身後且曰王曾在者當然行請公米順曰進政手是正以大常丞元以是三丞未當有循內閣清氏者中外韙之而公得正大之名益重焉

不宜濫恩

彭思永右為侍御史經論內降收賞之弊以謂幹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記明堂前一日有傳敕語云官皆得遷秩者公方氏寫稿奏天安王上言不宜濫恩以貧使倖冀歸數恩幸得張光依以紀秩遷王守忠得依嘡段竄奉知政事同夫立祖制奉翻今守忠等不屬度使中樞西公與同

則言之旨四宣綠命行焉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收則爲朝廷失其道作此疏

經言全四 行此年忠無意張果作爲允佐守忠扶敢抗衆争直言把微末敢有回

用事皆非國家之福況入 仁宗元忠入宮爲公見之公曰前二人之命不行群起尋鏡

無根於是御史中丞郭勸林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優容納不宜一旦罷

仁宗感悟而免佐守忠之是違梅公

倘以忠氣量哉

未嘗特行 峽谷邢人忠以官文特行有嚴正去者周益公言上皇尼陛之貴 陛下登

經之忠是依至豈然去嘗曰從者未嘗特行直容觀況本中之人從起

此例言日睦初以師丈

亂文不謂則豈如此

成人之所難 張公定公用所抗然得言可將以門人争恭請則面參政陳反登忘舊也

斷人所得非公能止為國家誠愁於月斷人作得進者謂天之方所以用

事乎以與禍福凡有私臣舉天下莫能争高論之士也其內必附之而吝而得致之

口是而心非之者凡有是已訓道原侍奉從不敢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哉

百判令所至實也如然民鋼人素生命有之人滿則道原公頗其得失無所隱忌

之者例同舊之者實以生保耳起行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有厚者館之如兄弟

無從屏之如他舉用是同皆而終不嫌此成人之所難也者中數以多數不得為則斷斷以

乞服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

不可有毫私意 大凡之子官職居通朝廷公武曰凡出身者未嘗交識嫌則愛居哈

民利之心立乎人之不拂不可有毫私意善人君子無結黨之不據授之

公曰小人合朋偶之不得其意天下為一家如重樂於爾郎之視蘇收皆様在嫌之心

所以如也指者民缺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之故雖甘於異時

初入行李孝夫與之言然後出而下然後還入臺上
實遺淨諫之不釋也

存心至公 韓魏公言仕初不欲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可爲樞密副
論事二三事初公不樂及之相見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審議曾看否未
押字時亦爲之盡心不敢以久自疑公存心至公不必出於己爲是賢人也

心推至公 趙公鼎與張公浚值帶都督諸路軍馬五司行在浚出視師江上趙營罷無爲
居中執政事相爲表裏舊自以清時方政過人主將進之矣推至公務要濟
未嘗有所疑忌而行所可行之事往小後三省樞密直度不政爲典求擴然不
乎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之府文書邦各務疾罷去其乃一切隨忍未嘗計
較聽公從我所爲國事有濟
然人以此爲難也

溫公正色 范公祖禹除正言有言於溫公以言路公在少能助濟國事溫公正色
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排姦扶正 陳忠肅公書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
朝公雖所主多所退避及徒枝春知者言路排姦扶正所摧去者往往當
相本爲路支路公有曰在位則事所知在此爲仁由己未嘗以禍處而入其
黨亦不以小故而託其恩義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私處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
言緣而起

寄答獨無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家有寄答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
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寄答夫人臣有寄答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

可殺耶因言祖宗待宰相如此天下安

待不治

遂領相印　章聖即位寇萊公守青州萊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萊公再拜謝曰　陛下幸不棄臣朝召而夕至若表

表章實不敢上默

而召還遂領相印

不欺　列國齊晏嬰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

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

臣請死公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對曰前臣之治東

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

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陂池之魚入權家當此之時貧民飢者過半君反迎而

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實對　後魏高允為著作郎特從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

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

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首若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

黑子然之又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罪不可重為帝怒殺之帝使允受太

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道卿脫至尊有問

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

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帝大怒太子曰臣向問皆云浩所

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

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

以旌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

尋常說無他詩話何窮下事道之底心道心為充非臣許頓史大子勤容辯此大
是謂人曰我不恭東宮指道者退見自是程墨子故也

恕 說文仁也從心如聲賈誼云恕以己體人曰恕

上蔡謝氏曰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個物裏 使有一個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個裏面使有一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心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使推己之心未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徹得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曰是分別人底事使說不關我事今如凡人使為刑為辟者只是理會自己百姓盡不會豐是推去又問恕字恐她問曰所以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乎又曰也須要是忠無恕把甚麼推出來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時忠在裏面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忠恕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個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說恕處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忠恕於飲食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高容

非輕

强恕之說

强恕而行卽臨事時勿爲私利之心奪不强則無以主恕

論盡己推己之說

愚見問論中庸之說甚精密但說盡己還是那凡則過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實人之事但以二者自但对待待後律用之每一盡己是徒工其推己是用工工夫着實人之恕恕則泛泛行不息焉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敘

論子貢仁恕之說

旦看語則先生辭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人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無加人之說也其實謂此語先後不可考疑知因能近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其實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執元晦如此然諸老這去之皆言未知是否之說

北溪陳氏曰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太公都未用推應可待於推者乘有私意錮於其中從物來能無不流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這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太公矣所以子貢

一言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者須是看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中庸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而是即此意然無以異者而夫子乃以為踰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以理而參曰無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之人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自漢以來學者甚不明至有謂吾恕己量主者而教明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之恕之一字孰己上看不得從他說恕字只是个饒人底意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恕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較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為恕

筆疇云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已亦未有量而無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牽有杯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則小人矣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予易奪者小人也乍崇而乍卑者小人也乍富而乍貧者小人也中人則有量有於賢人則賢而少狹至於聖人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然無所不容矣然則養量之功何先曰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要語

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推己及物為恕

事實

梁亭之瓜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人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梁亭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請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 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人也楚令聞之大悅因以告楚王楚王上恨之告吏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此梁楚之歡由就始也

至門謝罪

趙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羞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鬥其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為刎頸之交也

謹厚長者

漢書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擇郡國吏拙於文辭謹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

為相三年薨

同舍郎金

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覓王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寬大好禮讓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吉馭者常從吉出醉歐丞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醉飽之失去士使此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重聽何傷

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重听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終不揚其惡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不多法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郡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心知其謬

卓茂元帝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相待如舊

王丹光武時徵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坐客慚懼自絕而丹終无所言尋復征爲太子少傅乃呼客謂曰何量子之自絕丹之薄也更爲設食相待如舊

遂去其妻

班超章帝時爲將兵長史使西域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賂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到於寘而直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攻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也

寄以錢還

陳重爲舍郎時舉孝廉在郎署郎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還郎後覺之而后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耶不言重之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劉寬爲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侍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仍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得免重罪

三國蜀蔣琬代諸葛亮爲政督農楊敏毀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請乞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請得免重罪

面壁而已

晉王述清潔記倫自康帝以來素靖重後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是稱之

不念舊惡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舉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諭山賊爲使景伯令前之賊以景

不念舊惡一事

俱 謝實錄之

受金賊捨

隋文寰為宗州總管有商人高與所掠其人訴因捕者而執之寰究其迹乃而辭工匠捨人為詞相訟寰受金之事遣使者問治之使者皆對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寰使引各初無異詞使者責寰曰借為京師遂生光官其罪寰辭於使曰請寰曰公對從寰人位望漸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証也對曰臣受其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周以為人所訴不付法司聽臣救免臣之罪二也辜牽連譴無須邪途不待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以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人不言其略者使者懼將有所劳窮然則寰欲以忘善重臣之罪也以自証帝嘆異之称為長者出左傳

馬蹄鉄策

唐裴行儉為吏部侍郎文利錢令從私馳馬蹶傷從棍而逃行儉招之不加罪初干部有走司從軍資不行簿冊將上領官至行儉曰要在出示坐者有高斛盤傷之人之從帶不要事人也決至時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不非故也何至是色不以容

詰究本末

載至隱述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專便容之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為奏以不頤私言由是當時多稱仁軌為解事僕射寧吏日所須有僕射今以非事至德笑遣之人服常長者稱

教之耐事　婁師德寬厚有度量，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將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譖者不願　狄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也。

得無致疑　郭子儀從兵處外，魚朝恩忌其功，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言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發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裹甲請從，子儀不聽，但以家童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慮其恥退自匿　陽城有人盜其樹，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終不自明　五代晉高防性沉厚，守禮法。初，北京留後張從恩移潞州，防御史秉防判州。到官，有親校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懼，誣其事，語曰：判官使為之。從恩召防，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遣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辭而去，終不自明。既而從恩擇命將追之，防不得已還，賓主如初。居歲餘

有言自盈以語人
從是益加礼重焉

稱其長者

宋張永德太祖時爲武勝軍節度使會出師討金陵永德遣戰艦數千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專橫無能恐永德乃發其姦賣於樞鉗謝誣永德謀陰罔置千余騎圖爲亂太祖令樞密都承旨曹翰領兵察之翰至無所見曰張侍中誠長者宗黨治之而中以決報私惰耳翰以進狀永德遣斬獄帝笑而釋之而稱其長者

設酒饌勞

張平以供奉官監太倉於京河時有張平者數筆後老被罷配京東務不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召至弟爲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爲念給以俸錢且表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待之不疑

李昉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太宗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帝由此益重昉

不喜記人過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奴竊銀器 孫著作在任忠謹之間,皆是之一日失銀一,奴婢疑其竊,事于懷中,寂自是下至視不問,及後爲宰相,門下所從往者,皆得班而此奴竟不得。

辭奴來門再拜,言曰：某見相公前之人從者,皆得官矣,相公何遺某

也。因泣下不止。公憫然語曰：我欲不言,汝乃怨我。汝憶江南日盜吾銀器事乎

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

爲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

昔之事,汝必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

奴震駭,泣拜而去也。

益見其忠直 王旦爲相,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真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樞院,事

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欣

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

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

不可

衰絰以報 李沆家有長者李一,懷遺沆金數十千,或一夕逃去。有女將十歲,每登樓白

寫一書,繫於扉,質於沆,以償爲沆。沆大惻之,祝大日,願如己育於室,訓歡

婦德,成求偶,嫁之,諸夫人親持鍼以主婚。然而有在明,祭夫人如所訪,及其

仔一浮亦傾,及其奩婢之女,乾果坚白,其二親復歸京闕之,感以則心,膂況病

夫婦封,捉爲夫績之,立充衰絰

三年以報。

聞其書不以聞 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短坐落職知饒州後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夷簡復入對於上曾

范仲淹昔貶者纔復待制之宜可因除舊職即除仲淹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仲淹謝曰臣鄉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宜敢復以舊惡念哉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焚之宋庠請斬以軍法帝頗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奪官而已乃降一官

知耀州

陰以利物 趙槩仁宗時召修起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判刑部察在京刑獄修知結僧遇衆素薄之專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修得解始服其長者蓋槩倂心和與人無怨怒訛在事而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識者以比劉寬婁德云

貸公輔器 王繇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母督責之猶不足則入縣綰猶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詐宗道私貸給錢州并劾繇繇論宗道曰彭無罪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違實在我公何辜焉繇曰某仕無他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敏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議敗累遠業傳得罪何益卒明宗道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由是罷錄事二十余年時國為有引吏舉其功過上大中有宗道姓名宗道時以參政大侍殿中仁宗目宗道曰豈卿耶宗道遂稱謝且具陳其貸仁宗嘆曰王繇長者也

誤觸玉盞碎

韓琦在大名日有玉盞二隻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盞於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客忽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其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嘆琦量宇

然見義則服

蘇頌平生待人無纖芥但於在杭州日有一女路人以事當頌不覺其人當言未抵欲杖其女頌其事又書劾其存可鄉頌乃曰吾為是親在簡日通判推至忠李朝莫人所立職典守得宜待之以禮其人不必意他日至忠注曰至忠為人也然見義則服乎生誠服者此今韓魏公與公耳

待物甚寬

金輝防熙宗時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仕防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防以馬借送判入出境者大無狀有司以奴還防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也

不較私讐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鞫之

叒曰此人希覯故者稱譽之於有事周者化曰治之未晚也序私謂侍直曰覺新不校私譽其寬厚長者汝謂宰相也

御真長者

阿㫖淨薩理已㸃政事并兼太史兆事謂以為榮矣大李士司天劉監以言曽淨薩理在太史院時故言国家災祥事天不欲請下史治世天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㫖淨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侫荷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者猶然獄故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乃命釋之乃詳釋令曰御史文長者

慈 說文愛也從心茲声上平下之詞

曰愛也 曰惠愛也 曰仁愛也 曰恩愛也 曰憐愛也 曰任

曰卑愛也 曰𢜩(音木)愛也 曰撫愛也 曰幸愛也 曰字 曰懷愛也

曰頻愛也 曰怜愛也 曰㛯愛也 曰涵(親愛)也 曰怙 曰情愛也

曰膴(字盈切 視)愛也 曰愉(乃叶切 愛)也 忼(五乳切)愛也 悔(莫胡切)愛也 曰志(而真切 愛)也

㤅(於亡切 愛)也 憮(音文)愛也 㦢(力及切 親)愛也 曰怨愛也

愛 說文惠也從心無声徐曰㤅字從此無音 [illegible]

曰規（規藏也） 曰摩（[illegible]也） 曰[illegible] 曰保（護也） 曰庇（庇也） 曰蔭

曰規（護也） 曰扞（衛也） 曰救（護也） 曰[illegible]（[illegible]切） 挽（王礼切挽也）

要語書

書咸克厥愛允濟

語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汎愛衆而親仁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左傳

襄公四十年師曠侍於晉侯晉侯問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寧

事實

和帝時魯恭上疏 曰萬民者天之所生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遺愛 朱熹曰叔向無遺直子產有遺愛 魏之有魏公子猶魏公子知吉也

偃伏之愛 有直柔偃伏之愛杜欽傳言昭王幼少偃伏戲夫於曷之側

短促撮色青齒露尖利骨肉相刑亂而不正虛詐豈堪言

偏薄是非謗訕如稜棱多手相傳唇裹紫食肉千里衣祿自天

然載多紋理擒人過惡子孫賢須食將多哽噎必主邊遭常

向垂中不合泄元氣沃促天年親晉見依垂兩角常被世

人嫌論曰運限者口管十五年為禾至五十六至六十四口有

三點黑子生在唇上者主一生得酒食唇內亦然口角生者禾

至水突紋理者壽帶入口主飢餓不食而死氣色者紅潤則

貴黑者賤青者毒白者亦然黃者病惟鏡口黃明者最吉

口為水星

水星口是名為內學堂須唇紅潤四角人中深口齒端正有文章

為官食祿若唇齒麁口角垂黃色主貧賤

口為言語之門飲食之具萬物造化之關人為心之外賞罰之府
出是非之所會也端厚不妄誕謂之口德誹謗多言謂之口賊
方闊有陵者壽貴形如角弓者主官祿橫闊而厚者福富正
而不偏厚而不薄者衣食如四字富足尖而反偏而薄者賤不言
口動人如馬口飢餓鼠口讒譏嫉妒 如吹火孤獨狗口 不紋紋入口飢餓
紫黑者多滯口闊而露齒者無財有黑子者主酒食口如寒具不受飢
寒如口撮者貧賤口唇為口之城郭舌為口之鋒刃城欲厚則不陷
利則不鈍乃吾相也至大口小貧薄撮大口小短者貧口色欲紅口者欲
青口得欲端正唇欲厚諸曰口如積砂衣祿榮華口如抹丹不受飢
寒口如紅硃富貴祖宜口如牛含必是賢人非特口德又且性純口角如
弓位至三公口垂兩角衣食豪宗口不見唇主有兵權口角高低好

詐便宜口尖於唇與乞丐同口不大不合身孤三軍口如縮囊饑死無
糧縱然有子必主刑房口如縮嘬常業禍龍唇唇口不可為有好
說不宜常怏粗疏口如赤丹不入豎閒若是女子亦得夫憐口寬舌
厚心好歌樂如此之人永無災惡口邊紫色貧財妨害口不語時唇
起好性在心常懷不足口中黑子食啖皆美
詩曰貴人唇紅似潑沙更加四字是榮華貧賤似鼠常青黑破
盡田園不主家○水星得地口唇方榮家肥家子孫長上下各
偏狡薄出言狡諂大難防○口方四字信真兩角低垂說聲唇
上細多損子青薄川紋餓死各○口如吹火少兒孫偏左妨妻婦
死右畔堅門田產破黑子當唇藥毒頻○口如吹火家無子
兩上三唇有義兒舌上常青唯可斷同胞兄弟也分離

河目海口食祿千鍾青庭口角扁鵲唯醫脣薄口尖多說是非
無子婦人口濶先食入口必主餓死也
口色黃色臨口橫財到手口部黃氣十日內求紫繞口青色女多
奸口上紫色貪財防害黑氣從口入耳七日內止男左女右口部青
百日內防九十日破財黑色一千日內父母亡青色口邊入來須餓
死更無疑訟事宗牽連赤色口邊橫入禍殃立至也

古今事實

口異於人 並大上

孔子海口但出言經援神契 老子方口出賴鄉記

防民之口

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甚以告召公吾能弭

謗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出周語

呑口 齊田駢好談論ーー言不可窮盡出七畧 坡詩云須君艷海杯澆

黃口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ーー小雀出家語記文雀違言文帝為ー兒

餬口 鄭莊公出其弟共叔段備侯討許鄭伯乃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

使ー其ー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守口 敦其武云ーー如瓶

可口 梅梨橘柚皆可以口出莊子

藉口 左傳成公二年晉人曰若苟有以ーー而復命於寡君

鉗口 楨真卿傳云ーー結舌

飲酒口　陳司馬申請𢿙劉士搆羅其殊申居臺寢尚書省ーー日ー流
血至地特論為讒賢之報出史

鶚喙口　梁謝諭光臨指諭口曰此中惟宜ーー諭為尚書故以宰朝為事出南史

鳥喙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ーー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出史

皐陶ーー

三尺喙　仲尼曰丘有喙ーー出莊徐無鬼陸餘慶說事朋喙長三尺

鬚繞喙　梁鮑泉征兵遲不至元帝責之曰以嘴毛後勞ーー出史

手為口　龐安常善醫而聾然穎悟以指畫字示之輒會人意坡詩云今
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

君無口　後漢尹敏光武令校圖讖敏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深非之
亦不罪ー出史

溺於口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三緘其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見家語

言不出口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

啻糞口臭

越句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大便太宰嚭令嘗溲惡以出句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見吳越春秋

口𤵸而不合

公孫龍口𤵸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見秋水

掩口無妄言

秦始皇遊于會稽浙江　吳籍俱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

口尚乳臭漢王祭魏豹問魏大將誰也曰相直王曰是口尚乳臭

利口捷給

文帝詔張釋之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兩人言事曾不出其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

口臭賜香

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嗇口臭上　鷄舌使含之自疑過有賜毒歸舍辭訣欵就便

方順大口

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常朕為貴象

刑人窒口

郝象賢為太子通事舍人告案御虞後因事誅臨刑極為死乃自是訖後世人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放恣口處

晉司馬流與藏後戲食不知口處

口中雌黃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張口就喂

將即渡江會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杌季壹席即欲時之謔則合小兒號而張口就善而

口有蜜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為之好以甘言而陰陷之謂林甫有蜜腹

有劍

口代可汗

唐郭元璹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數其背約突

厥愧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代可汗

口臭不見用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

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

利啗人口

劉寔侍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啗人口不得使之有所譽短也

稱不容口趙廣漢為京兆曰吏民稱之不容口

無口瓠

李沆在相位省接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瓠維承間審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今為神中與之談猶不能壁發吾意自與通籍之子生視拜揖尚周旋大措印席必自論且求以希寵將大不有阿眾而與之接語哉

失背　屠堅先生　系之大理李端初詬曰子背父如此成如人也後十年端初為淮南運副堅先自部官出代端初曰部中風教堂堂堅老曰不知比往時皆不失

黃鶴背笑對〻務爪見鈇十卷

晉遵細見黙有似、丨予因巴凡老答任汝務瓜丨出韓文

貴鐵背不兵代蜀蜀主大惟訪群臣作天兵有貴鐵背越而對云臣

則斷定不敢出東齋記事

黄吻晉倩保公云、丨年少勿評論吉士出世説

決吻鋭啄、丨出禮梓人王口鵰也疏云鳥及啄長法物食之時

以近啄本法故云、丨

浄吻赤傍臣之徒、丨磨牙出唐語史傳

燥吻如鄉獨如、丨出陸士衡文賦又坡詩云諸儒一傍愛、丨求宮

酒如瓠泉

潤吻一枝喉吻、丨出户茶歌

弄唇吻吳契仙頗能、丨丨寔無辯論之才出潘哲傳

複童子吻

唐王遠知謂弟子曰吾少時誤丨丨丨不得白日昇天矣

閉口　馬道云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丨丨深藏舌安身處〻牢

口吃

吃字解說文言蹇難也从口吃聲徐曰揚雄口吃是也或作㗔

要語

說文口不便言

古今事實

口吃難言　魯共王餘爲人口吃難言

善著書　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丨丨丨司馬相如口吃而丨

丨丨稱期期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説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罷

雖劇談揚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指肴而對

惠莊與宋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曰口雖不劇而此中有出西京雜記

稱艾艾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節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好讀書宋孔顗少骨鯁好學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難持論　後周盧柔好學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

能抒辨

李固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順答縱談論人主前乃更詳辨

難道寒暄

南唐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而坐定談辨風生所者忘倦

期吃　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但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出倦錄

酒吃　焦遂口吃對客不能出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目為〻〻

出唐突文遺拾

弘正吃　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捷

丁敧乞 丁敧訖乞爲猜自註謝明平試詞致六陵事發意不文訖而退由王泉子故事

愁致乞 從周鄭傅性吃少時逢鹿

唇 附人中

唇字解說文曰驚也从肉辰聲集作脣毛氏曰俗作唇誤唇驚也

唇下出曰吻 音者切 大辰月日 啓 古墨切

要語

左傳唇亡則齒寒

莊子 從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人中從口中上下通也

醫家

針經穴

吾甚愛　左傳何吾甚愛之人山谷歎此句注云言吾甚愛

觸受愛　十二因緣：取：緣生：緣老死憂悲心苦切

無憂無愛　人從愛生憂無憂愛則無憂真諦王見其真實

○廣志自警編所載愛物之事二十卷

曹武惠王彬

國朝名將勳烈無以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

仁心愛物
盖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

二宋非角之年

同於僧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後遇僧人於聖印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日若嘗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消耗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

吾乃戢輪竹為橋以渡之西去城今後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中小宋今當同當
首擢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去已一歲固無兩魁比唱名小宋果中貴
選章獻太后當朝詔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知僧言
不妄

曾魯公放生

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忽夢披甲者數百人前訴號泣而拜
其家乃有惠蛤將殺者一皆即遣人放之後夢披甲者來謝

崇陽呂公為郡處

令丈卿多畜鱉魚諸乾物及前託五年
乾以備賓客以滋滋鷄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

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
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
一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
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蟹
長天有死雞因向鼎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見東坡云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

惠 說文仁也從心叀徐曰爲惠者心專也會意

曰欽惠也 曰愻順也 曰施惠也 曰賑濟恩也 曰恤憐也 曰澤

要語

蔡仲之命云民無常懷惟惠之懷

太甲篇云先王子惠罔有不悅

曲禮云分積而能散　儒行云分散者仁之施也

語云小人懷惠　孟子云分人以財謂之惠

史記云愛施者仁之端　荀子云樂分施而恥積藏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於人必有所濟

彭公思永常教其弟子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

寒者矣其源如此故仁恕之善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明道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願常愧此四字

事實

願為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日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與君何須為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廣惠倉救恤孤貧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乏范公祖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貧窮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才增置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眾孤窮者不止千三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有凍餒死損者矣臣以

為宜於四孫院貯蓄器物以應其乏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檢誠及舉
救濟不得專擅以錢計其子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已更率行令官
吏用心幹
以資貧民

活一人予千錢

知荊諸轉運判大平會河決浸民居之家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綠出金錢募
舟行至多者救其廢溺也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載之救已而五家潰

焚券市恩

馮驩為孟嘗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吾家無有者市之驩至薛召諸有債
者悉來合券既悉以之賜債不收問何市而返驩曰孟嘗君之命市吾家無有者君之府
藏盈矣所少者義耳臣取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返矣君大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昆弟

貧而好施

原涉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賑施貧窮赴人之急

租俸分給

祿賜常自多致厚已為子孫累毋但俸則及兩宮賞賜使置門外
未常入藏悉分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饑者輒令奮頭以車牛載米
豈果錢於四門什乞貧民不告
其姓名出漢紀

家温濟飢 張儉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狀属客隱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万石既而嘆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故盡以班昆弟故旧 衣身羊裘皮袴

乞人塡門 後漢尚書令何雄為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且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師終焚券 吳重敬貸人財數百万無以遺令焚判文契借家[illegible]事[illegible]賞之諸子從敬竟不受 出晉陽秋

一境閭子無天闕者

劉彝守虔州[illegible]多棄子於道上者彝揭榜通衢召
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一日一次抱官看視又推行之屬縣細民利米二升之給皆
聞子無夭
嗣者

奪之溝壑置之襁褓

葉石林夢得去余在許昌歲值大水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
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活十餘萬人猶欲全活惟遺棄小兒無
由待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
識認耳全為閱法則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能復取乃判為此法者亦仁人之
夫貌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契券數千載
本法即給內外相不係五尺得男者皆是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是為籍記
使以特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以為資事定按籍給
者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
恐緩及不知其法
或不出此術也

作戒殺子文

閩人生子至四三者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臨蓐以
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諭
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其鄉人無得
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

訖致仲寬知令在任度為立法推行諸復于本使於闕舉仲寬為郡家審
仲已去子今年至其邑聞仲寬因遊至在地鄂近已有小兒數百逃於殺戮者皆來
為之有也愈有戒殺善行
又行於世

得活者豈可勝計

蘇文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二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又軾每聞其側近有殺子輒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以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母之孕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代輸民之丁錢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實公允聞之惻然訪知江淮有茶場其利甚厚而為黠吏及豪番一切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去歲以錢計者五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詔下日九州之民歡聲載路始知有以子生長之樂也

寬字解 說文寬屋寬大也[illegible] 寬則得衆 左傳 猛以濟寬

寬字類

曰裕寬也 曰容寬也 曰綽寬也 曰優寬也 曰僩音限寬大 曰[illegible]寬大也

曰敞寬也 曰愿音願 曰恕寬容 曰泰寬也 曰壇去聲寬也 曰衍去聲寬也

曰優去聲寬也 曰綽寬綽 曰曼去聲寬也

厚字解 說文容也重也

厚字類

曰重厚也 曰膴厚也 曰謹重厚也 曰惇厚也 曰豐厚也 曰篤厚也

曰丕厚也

寬厚

要語

易泰卦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左宣十五云諺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坡文云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

書云狄歎五狄左寬

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

君陳云必有忍其乃有濟

左傳云一慭不忍而終身慭乎

事實

木強少文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
生人趣為我與其椎紀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醉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相茵中吉亦不以

小便不問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
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寬遂收之
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耶其性度如此

謀害不懼

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
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出安傳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荆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桓式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見世說

不見喜慍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以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賭死圍棊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兄之強難有異圖詔賜之死景文方與客圍棊叩函見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定乃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詔示客飲藥而卒

取馬鞦金

唐楊行密出兵十五年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逐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奔言兵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襆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可知宜坐鎮且宰相走則亂矣閭里郡無賴望南北軍陰持兵候變今坐三日晚君賞立兵門中使趣閉門君賞又不從日入時逐走者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單騎見虜

滑因從白□以一番冬來下一令乃記十八氏至涇陽因說曰請令公死矣令公寧存
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吾至誠感
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
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
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羅錦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也

逞更銷變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約以辛酉夜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
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出
代宗紀

奴盜銀 柳公權嘗貯杯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亡二奴妄言曰柳公權笑曰銀盃
羽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孺公綽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至
崇但未知誰作相為吾將念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環擎四寶器將而往數步至
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有咎夫人者獨公著兀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
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出談圃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有献二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賓客特設卓覆錦其上將酌酒編勸坐客俄為吏誤觸卓倒二盃俱碎坐客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毀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當時翰林有名焉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牲有偷兒入室挾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謝人即引頸偷兒稽首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盛德不傳於世也

刺客取金帶

袁從問元昊犯延鄜魏公領四路招討經略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搴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余首去其人曰吾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也出塵史

執燭焚鬚

韓魏公帥定武於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手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已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見記聞

黑白不分

韓魏公推誠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蘇富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出狂遭之

愛至飲博

劉平在渭州每與將校飲博歡謔勸呼常達旦或就寢其身忽如雷上使視之喜曰得將如此吾復何憂出言行錄

拜勅兼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賚勅往授之方與郡官飲上下皆皇懼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其勅公乃假錄事借錄勅看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出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士人惻惻一日閱軍旗之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出歷史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毋知之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出宋史記聞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詈之者文忠公聞之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詈他人曰明指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辱以激志

張儀謁蘇秦秦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堂下賜僕妾食曰讓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求小利故召辱之以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弟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佯死廁中

魏齊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佯死以簀置廁中使醉者皆溺之

使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圯不取履

張良正居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長跪以履受之曰孺子可教

弩不為鼷發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侍中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去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万石之鐘不以尺莛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温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受代州刺史戒曰無甚愛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忤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吳溫叔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余人公怡然吩府為出　孫公談圃

程氏遺書云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釜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斗筲之量固不足算若鍾釜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惟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illegible]

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爲而滿者有人爵而滿者滿雖有前後然則不滿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此量在西府賜飛白書王隨德行最淑之章當時以德行發名望甚重以爲相有人來作三路轉運使王薄遽出郤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多郎文位三公年七十蔭得其所及因下西有功便動了言甚雖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行弈圍棊就王不喜及歸折了屐齒攄終不得也更人大醉後亦未能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其卒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有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非知道者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故也

恬淡

要語

書云引恭引恬

禮記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莊子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

恬也

孟子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列則人不將官情款藏丰不服君臣道息楚辭聊暇自以

相羊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

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又虛靜恬淡

東齋

為相寧濟困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遂去為人灌園。

山北山南　王子高邴常時甲子，訪居十日，使公雖不清酒至，仲尼不患不多矣。之節歉相丟之，公曰如何，王曰以明肩見待有礼，故四書朝覲，王蒋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守遂不敢出於吾志。

不受熱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帝周為侍中，吉辭不受，語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但歸葱肆　南史呂僧珍為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以販葱為業，僧珍者其兄子棄葱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遙自樂　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陵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安貧樂道　邵康節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號為安樂窩，出曰先生安樂。

不謁貴人　陳瓘常居郡下，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出致堂李薦書也。

初若恬退　王荊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

嘗試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命下所流從江東提點刑獄中除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允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出聞見錄

自警編所載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

既中第不詣序次所求以進將召試館職公懇避終無一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舉所舉令往就試亦不赴仁宗知重之及令南曹因引選入對使殿奉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難責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特被褒語

呂許公夷簡

聞已校之才欲見之一日侍漏院見班次有已校名牘者及歸又問知居同里者意以報敬使於求見無幾執拯朝得乃範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廣使人追還遂爲奏除吏行自此擢用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

公推尚書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蘇公頌父紳偶館不干宗吏輩問
時欲推迟求升以促其觀遂除知潁川後富公通公書曰君吾子出處可
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箕子野充職館職

二十年同館皆君官公官亦然不動推求外補當國有作或必旧未嘗折
顏色並議論以合其意

呂正獻公晦叔

每事持重沮恬然後去就之際從容行止不苟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
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建州有君子

日朝思日則排之非身所得外物不役此後生所宜深也見世人孫相貽
信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恥也頃年常聞元祐間有忠宣作相其子子柔
當入選忠宣戒以無例復遣孔子柔堅不肯曰當入選不敢以恩例求僥倖
前人立志亦皆如此也